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九十五 集部

震川集卷十三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宦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

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扳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卧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

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令君之於子行

要為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龎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恒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為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

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迺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横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

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為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豈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為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

之于親筍唯布褐菽水以為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余叙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為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為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

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為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為分宜令方著聲

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為人倜儻善自娛戲官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為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為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為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

耶同州君雖善自娱非其子之為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為君榮而以伯雲為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為君之誕辰葢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既為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騖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耇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騖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耇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

温淳甘脃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内弟温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為祝予甞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為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為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葢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内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

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欝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荆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

序夫予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追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强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予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

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於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於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

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
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
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
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
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
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
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竒其文欲寘之第一遂
舉進士上第所謂弸於中而襮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

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禄秩比七品可謂有禄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虚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虚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其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

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
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
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
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
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
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於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

名有悒欝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於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於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於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仕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

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曰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雁之感諸生某某為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之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
無媿云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宫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
為之相慶固宜況為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
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為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
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
廣德甯鈳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

受之邸遥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為其親壽者自大受之
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
為榮未第於南宮儽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為然雖
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
不第亦已厭其為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
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
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為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
歸吾即瞑目但見子之為官不以子為舉子也即他日

為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為舉子不知子為進士也大受受教踼躇不知所為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為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為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决退莫不帖然嘗為大第燬於火又為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即其欲子之為官葢其為人風槩如此因為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為翁壽翁又見諸進

士為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

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猗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洺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閒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

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令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適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食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

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皙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耇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推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

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藴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黄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

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𡨋𡨋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

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曰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强壽考

皆在百歳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户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歳不見忽然不意君便為六十歳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髪彼兩髩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强為日亨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為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

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即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禄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令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為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為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尭

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為壽至期張設之葢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為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為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為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

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茍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為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

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容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病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氊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

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遥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鷽鳩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累絶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遥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内祖也歲已亥翁年七十十月其日為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為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别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為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為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

為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為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為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於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為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為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

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予建志乎古者于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為弟子員同為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為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為弟子員

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其所渡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為内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為歡盖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邂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閭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

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為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為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為學生而餘子皆

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甞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為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為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

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為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東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為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以下相為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為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

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為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為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為徐氏壻徐某方受學於予為言其子之意以為飲酒宴會未足以為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為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於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耋曰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於百年

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為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為人子者之所樂耶豳風之詩周公為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墐户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徼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為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為

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即其所以為安者故能及時以為樂所居在闤闠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其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為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

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茍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茍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於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

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廵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究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為是當

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漫衍畢諂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

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為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令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文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

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不振惟獨鍾於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葢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孌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

遥遥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内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强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

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

弟子静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髙姓周氏别號弦齋云

前山丘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别為澱山湖湖水溢出為千墩浦入於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欝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某乃為予言

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為泰柱峰培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即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為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為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騖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

求起廢而吏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為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於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為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予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於少時所熟遊處為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戚思吶壽序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

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無有之為難是以龎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

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

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可為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為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横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為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漑之利為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

新江驛於此新江即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穫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羸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為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君

之實者宜有待於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為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為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為貨殖傳後之為史者訾之以為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為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

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為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為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為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為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

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為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徃為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為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為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沉湖沉湖之東為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遥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

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即翁之所以為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為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宫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

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

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温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於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為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圮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於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於素封其稱於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為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為余乞翁為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

翁今年六十有三今於六十則已過於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於百歲每一紀則為大會盖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為述翁之德比於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於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為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於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為善人而祝其壽不愈於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甞望

見之而不獲一造令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為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㚟為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名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為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傔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

甚親信之而為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即未嘗不盡心為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强其壽未可既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蓋以為隂德所致翁祖贑州

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贑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繹以金為謝贑州却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為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為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為有隂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玩

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為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顧因而請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為一周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

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也即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況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運不長得其平況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披不能不勝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是故天地之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値其氣

之冲五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虚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為用在天為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

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敝豈誑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即其樂恒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為有堯之風視幽公

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為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為應之雖百年之内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於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覬則亦何苦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

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乎人之數百歲以其於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於古豪傑之士常欲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即年

少得志躐取卿相之位至於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為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笎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於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為然姑為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為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為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為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予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

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為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為其誕辰求一言以為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爲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

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强為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攜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為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父為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别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吴淞江之上地名緑葭浜時諸子弟以宫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緑葭浜以耕田

為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屢屢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鄰盧兗州家有譜系遺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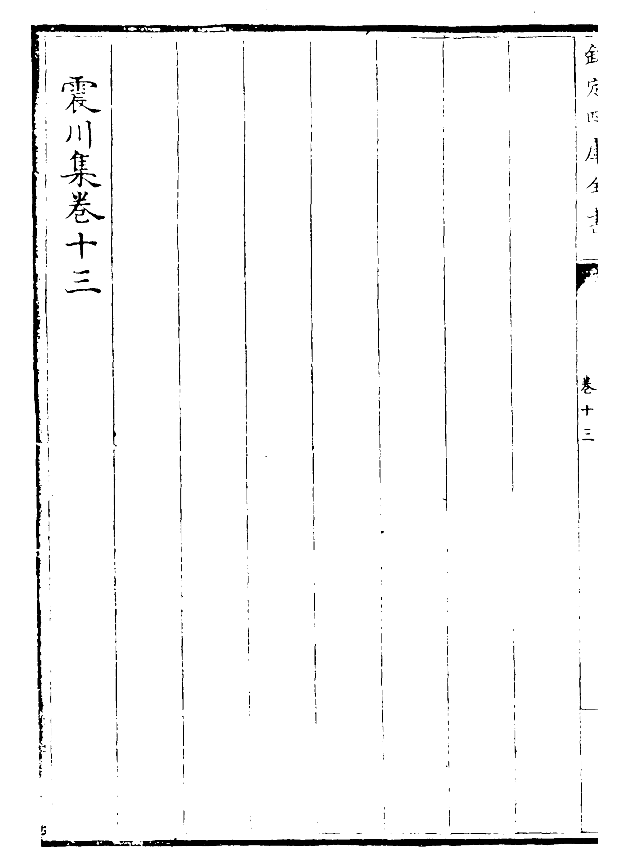
而曾王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為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於世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為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吾家所有於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君

為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
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
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
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謐
船牐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
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
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絶不相知以爲君猶在高州也四
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

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為大卷將歸為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為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為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曾懋孚復以前序為請夫君之子蘄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蘄為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為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騖而不知止也



霞川集卷十三

震川集卷十四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濵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於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

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

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内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於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絶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内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内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有不能於兩得之

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内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

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曰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樂此今之所誇以為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倖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賛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

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黄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户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

友愛無彼我之間葢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為今進士沈君子

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𦬼以為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𦬼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為之常辟𦬼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户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為主事幾年

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又幾年為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為榮而太安人敝衣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於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為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為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

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

數里外往來望見之揵為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
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尚少壯使二童
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為何人矣時君尚縣
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
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
以病卧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
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揵為郡
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

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朞歲有治聲於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為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髙第雖蹇阨於南宫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殁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

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於宜人以及於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為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殁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為壽者

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於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文之所取又何用於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既生既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鴟鴞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為孺人壽其可乎家宰以書生起家至

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於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家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

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弁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應德為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為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為魏氏諸倩内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請余為太夫人壽序葢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為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

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艷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為不難顧以詘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

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為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為賀書所見而已是為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為其設帨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為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於光甫為其舅

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䘏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遥而時節問遺慶䘏未嘗乏絶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䘏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

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别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别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於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

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為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猷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内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

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為壽以為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為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脩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

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猷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猷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游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猷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猷之母如壽其母也其

為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於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

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

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為之叙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

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

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予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為之主人

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為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

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即從予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為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横暴之誅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迨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

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為家之肥者也昔予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為累使遂刋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為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為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為六卿兩族光顯矣既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令少保徐公為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既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問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為女兄先是光甫

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思勤備至故先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為閭巷女子治生纖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為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

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為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奬誘以為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已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内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竢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

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賛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黄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閒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粤迄今數千年俱為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

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
酒上壽如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
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
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
玉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
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出孝
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於宮中更歷

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爲鄉邦之望朱顔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閭之人矣於是乎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

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為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為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為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曰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貲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

懽凡為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禄養為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葢以為愈於禄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况將來之富貴方廹之而不可却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為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禄者將必有厚德閟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為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為壽葢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甞有於其生辰而為壽者葢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為隆禮而姻婭黨友以是為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為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為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

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為也今之為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温良服姆姆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為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為黨友者故徃為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筭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

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

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廼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為饒高閎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

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南海參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茍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追於季年亦遘

彫瘵之會而公兄弟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詵詵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為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為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頗無以當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為辭而淞南

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於讌會之末得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於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於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為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

里之外寧能為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為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為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

氏之為壽異於世之為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為樂然惟富貴之家為盛南雲子為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數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於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於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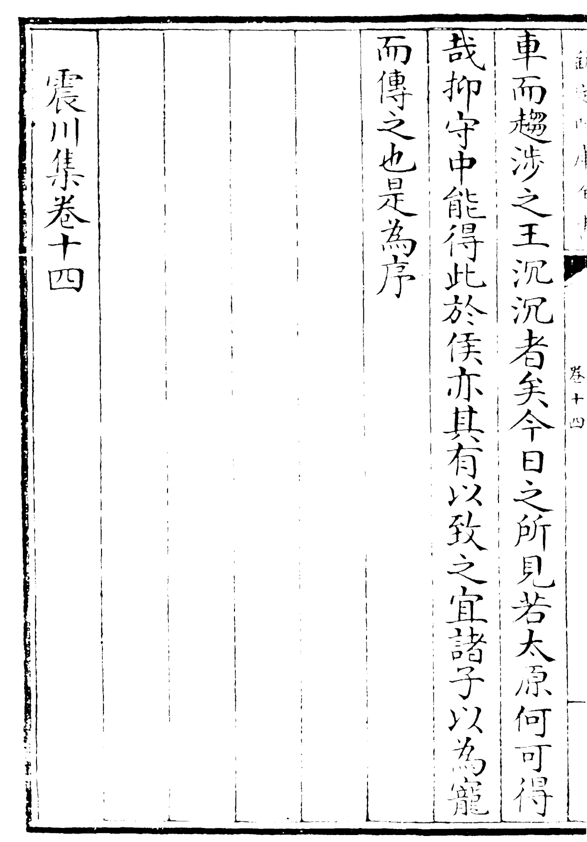
時伏臘之外為此會不感感於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賢極口至不容道覿南雲子於外則令人之稱其内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於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為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阽危南雲禱於神夜夢萎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

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鉞皆游郡膠錫嘗游於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

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為人好自脩飾至
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既陟憲司能不改
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
吳為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
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
飲既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嚴穴每
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
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陛戟而進旁



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

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為寵

而傳之也是為序

震川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吳朝綸